金鋼鑽

農髯題

第六十八號

今日一張 售洋二分

社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國外每月二角 日本同其餘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 先惠郵費 票加一

（廣告刊例）『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三英寸高為一格每格洋二元 中縫分三段每段洋七角 分格每期每格 『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

中國羅克



羅克君乃是美國人，何意變了中國人呢？因為他在美國所演的影戲，一舉一動，使人發鬆。他的旅行裝束，很有時髦了一位青年朋友，戲了一副黑邊的玳瑁眼鏡……是活潑了底千萬青年……眼鏡……羅克……本公司……

梨花雜志第一期目錄 四月初五日出版預告

封面 嚴獨鶴題 馮小隱題

插圖 李菊儕繪 梅蘭芳之本裝 馮子和之薄漢命 梅蘭芳之蒲關 李雪芳之哭坟 孤兒救祖記影片二楨 寶二墩臉譜二楨（李菊儕繪 鄭醒民識）

內容

定價實洋三角 月刊一冊 外埠郵費十足通用 寄費每冊二分

定書處 上海提籃橋桃源里口一四九九號梨花編輯部

綠牡丹集出版了

□綠牡丹集出版

諸君要觀綠牡丹之戲 不可不看綠牡丹之集

內容披露

封面 吳昌碩題
序言 嚴獨鶴 童愛樓等
小傳 濟盦撰并書
照片 銅鋅版精印 半身西裝小影 共四十四種 每種均有名人題詞 手跡絲毫不爽 細目列下

半身便裝之一 孫漱石題
天女散花之一 吳昌碩題
天女散花之三 鄭壹叟題
汾河灣 陳逸石題
花田錯 陳飛公題
黛玉葬花之一 彭素民題
玉堂春 胡毅盦題
新安驛 許瘦蝶題
晴雯撕扇之二 彭彭山題
梅龍鎮 謝敬盧題
武家坡 鄭小改題
時裝之六 陳石題
西裝之二 程瞻盧題
麻姑獻壽 胡寄塵題
檢桃天王 賈叔香題
虹霓關 王栖霞題
西裝之三 陸律西題
西裝之四 楊塵因題
時裝之九 王均卿題
時裝之十三 朱大可題
七劍十俠 陳亦陶題
初演散花紀念

半身便裝之二 劉山農題
天女散花之二 袁寒雲題
六時裝之一 陳蝶仙題
西裝之一 朱古微題
黛玉葬花之二 孫尖鳳題
時裝之二 劉豐盦題
時裝之三 胡寄凡題
晴雯撕扇之一 何海鳴題
時裝之四 沈禹鐘題
時裝之五 徐枕亞題
嫦娥奔月 段可情題
杜十娘 謝仲良題
小放牛 劉世均題
時裝之七 陳秋水題
時裝之八 周乙厂題
寶蟾送酒 謝介子題
二本虹霓關 范君博題
查頭關 蔣梅笙題
打花鼓 陸鎧伯題
珠簾寨 鄭萬盦題
賣子 楊
剪髮紀念 楊献兵題

詩文詞劇雜組 有吳昌碩 天虛我生 天台山農 海上漱石生 寒雲 海鳴 瞻廬 寄塵 大可 鳳四 枕亞 禹鐘等數百首 有朱古微 況蕙風 彭素民 孫尖鳳 趙叔雍等數十闋

評 數十則 百數十則

洋裝一厚冊 定價實洋一元

總發行所 上海阿拉白司脫路鈞和里十八號遠東書局

代售處 金鋼鑽報社 大世界報社 各大書局

孫文不死

（澹盦）

從前各報都說曹錕死了、一時上海的人、紛紛議論、我也曾做了一篇『不利總統的評論、』刊在本報上、後來方知道是謠言、曹錕却依舊好好的盤踞在總統府裏、近幾天各報又都說孫文死了、一時上海的人、又紛紛的議論起來、惟有我却搖着頭笑道、孫文決不會死的、這一定又是謠言、我再也不上各報專電的老當了、

別人問我、你怎樣知道孫文決不會死的呢、我說孫大總統的福氣、難道會比曹大總統推扳嗎、人家說曹大總統死、曹大總統還是不死、難道說人家說孫大總統死、孫大總統果然能一瞑不視的上天堂去了嗎、再有一說、南方百姓的運道、不見得會比北方百姓好、劫運還沒有過去、那執掌劫運的重要人物、當然不能就這樣糊裏糊塗的死掉一個、

現時代中國的人民、簡直是該死的人民、人民既然該死、那兩位大總統就斷斷可以死了、孫文要是真的跟着耶穌上了天堂、那末廣東的人民、怎樣還能死得了呢、廣東的民沒死完、孫文就決不能死、我勸民黨中的諸位先生、你們不必函電交馳向廣東去問、孫文的不死、我是可以担保的呀、

書黃摩西

（偶公）

虞山黃摩西、（人）振奇人也、平生好以筆墨侮人、某君語余、摩西遊蘇、游近一妓、名桂保者、索書聯額、摩西振筆、書其額曰、『倉山芬馨、』聯曰『馬桂林得名最蚤、毛保卣覩俗皆非、』此妓不解所謂、欣然懸之、後摩西語人曰、此額四字、須讀入聲、而每聯首尾、亦可合成字也、此妓知爲所弄、亟命毀之、然已傳爲笑柄矣、

介紹楊保森

（猶龍）

近世鬚生、首宗譚派、余叔岩固無論矣、後起中若馬連良譚富英、得鑫培之一體、即足以取悅於人、享盛名南北、乃至野狐參禪、徒襲皮毛、如安舒元、楊寶忠五齡童之流、亦復以譚派鬚生自號、博得一部份人之歡迎、譚調之客、至今日亦云極矣、顧以余所知、則譚派中後起之秀、尚有一楊保森在、保森係楊小朵之侄、楊寶忠之從堂弟、年纔十六、人極聰明、自幼酷嗜譚派鬚生戲、致力頗勤、所造甚深、在京與馬連良譚富英二人、聲譽相埒、馬譚嗓啞唔唔、絀於天賦、聽其所歌、類皆低婉委靡之音、絕無清峭高拔之致、識者病之、而保森則天賦美嗓、高下隨心、故唱來尤覺動聽、今正綠牡丹隸新明時、保森爲配、探母南天門打漁殺家等劇、璧合珠聯、觀者歎絕、牡丹南歸、舍保森而挈寶忠、論者咸爲惜之、今保森已應更新舞台之聘、將來滬奏藝、余故略書數語、爲之紹介、海上人士、喜聽譚調、保森此來、必能博觀者之贊賞、可無疑也、

過街樓叢談

（小棠）

北四川路多高跟皮鞋的女子、

閘北救火車、每逢星期日、必大出風頭、在馬路上趕來趕去、

催稿子最厲害的、當推嚴芙孫、

南市電話與租界電話交通之說、在南市電話局開幕時、（光緒年間）就聽得該局人員說『不日可以接通』現在問問他們、還是如此說法、

左梨魂好編彩戲、這位先生眞窮思極想了、

五月九日那一天、某日商的店、也休息一天、可謂厚皮矣、

扶乩人的資格、必須會做幾首似通非通的詩、和讀過湯頭歌訣、

婦人家不夾嘴舌、品行便有一百分、

下等人要他說話少而聲音低、決計辦不到的、

先施公司的西南角門口、每日有五六個車夫攔着路、實在討厭、

余大雄與林步青是親家、可惜步青、已死、否則他倒有一齣拿手好戲、就是探親相罵、

立夏日向陸稿荐借了秤來、大家都不肯秤、這是什麼緣故、

去年的現在、孫美瑤正是出風頭時代、此刻爛也爛完了、連做官和槍斃、一共不到一年、

日下最容易騙錢、還是返老還童術、但價錢不可貴、最好每十塊錢延壽一年、那生意一定發達、

招牌趣談

（軒廷）

在河南路近二馬路、有一家老悅生、他那一塊招牌上寫着、『上海老悅生經售香港天喜堂老婢調經丸』我見了那塊招牌、楞了半響、可是終不能明白、這婢字想是牌字之誤、或者別具妙解、只好來請教讀者諸君、

和那老悅生相去不遠、在一條弄口、又有一塊很離奇而可笑的招牌、寫着『隆和洋棧、招推客貨』、這招推客貨四字的用意、除非去請教了隆和洋棧、才能明白、

大馬路石路口、有一塊很小的鉛皮牌子、上面橫寫着『非同人論相、』於是滑稽家見了、便說既非同人一樣、難道同……

我前次到蘇州去遊玩、在山塘上見有一爿香店、招牌上的名字、是『雲外飄』、下面貫以香號二字、一氣讀了、是『雲外飄香』、像這樣的招牌、很含些詞章色彩、比較了上海的什麼『春發頓』等類、高出一籌、

前清蘇州有一爿菜館、他的招牌叫做『者者居』、那時代每逢朔望、一班官員們、照例須至城隍廟拈香、這塊招牌、恰巧給府台大人所見、那府台見了這招牌、輾轉思維、弄得莫名其妙、比及拈香完畢、就對着下屬們說道、『這兒有一家者者居沒有、』一壁說着、把一隻手撚鬚微笑、嘴裏說道、好…好…那時的下屬、聽上司問話、只有點首垂手、連稱是是的分兒、可笑他却誤會了、以爲那者者居的主人、必是犯了甚麼大罪、所以回衙之後、也不分是非、就暗使差役、把者者居的主人拘來、下在獄中、等到下次拈香完畢、便向府台請命、說者者居主人拘到、請大人吩咐、不想那府台聽了、大發雷霆說道、我因爲那者者居三字題得很深妙、不能明白、才有意無意的問了一聲、誰要你們把他拘來、這時各人見大人發怒、都嚇得不敢出聲、就中有個獻慇懃、說現在既已拘來、大人何不就傳來一問、於是府台便把者者居主人、傳來一問、才知『者者』二字、是近者悅遠者來的意思、才恍然大悟、連稱慚愧、讀了許多書、連很淺顯的用意都不能解得、便賞了店主十千大錢、作爲羈押半月的代價、

軒廷按、末節係友人所述、察其情節、似甚牽强、眞確與否、不得而知、但事甚有趣、姑誌之以博閱者一粲、

濟公按、婢字並非牌字之誤、大約是廣東文法、作爲婦字解釋的、「者者居」三字、曾在某書見過、不過這爿店的地點不在蘇州、而在北京、書名已忘、容我檢出了、在下期披露罷、

有感

（大可）

手創荒園近十年。辛勤石甃與瓷泉。天桃穠李都栽出。却欠梅花樹妍。

吳門尋芳記（五）

（鏤料海參）

吾嘴裡同吟香攀談、心想周瘦鵑是很有美術觀念的、爲什麼竟垂靑到這位十六七歲的黃毛丫頭身上來呢、照我看來、這吟香的美、一些多尋不出、要末美在那下巴上的一顆豎頭肉上罷、

我正在胡想、忽然外面又來了幾個堂差、小顧急忙起身招呼道、素娥、叫你的人在這裡、一個穿淡綠衣裳的女郎、盈盈走到我面前、小顧握住我的手道、這就是素娥、更向素娥道、我替你介紹、這就是□少、稍停我們捉他到你那裡去碰和、你應該什樣謝我呢、原來小顧不經我同意、已私下替我把素娥叫來了、

素娥在我旁邊坐下、我同他略略說了幾句、便偷偷的問道、這吟香就是前回有個上海客人叫做周瘦鵑的曾經賞識的麼、素娥搖頭道、不、不、

少年詩人

（千萬 / 匪齋主）

那少年詩人的作品、早已喧傳一時、也不用在下再來撏揚了、其實他不但單是個詩人、而且還是書家咧、你不見他在最大報上說賣字嗎、我作一首新詩送他、

親愛的少年詩人呀、你做的詩很浪漫、你的字更浪漫、哈人買着弗推板、先生也想學江湖、竟然提起筆來塗、哈哈、有誰識貨、最好主客也要馬馬夫夫、

賣字了、賣字了、先生之字、這樣這樣、我請你到舍間來寫伙食賬、

聊齋彈詞　賈奉雉成僊（一）

（許舜屏）

世路嶔崎實可傷。由來富貴等黃粱。人間多少繁華境。恍似浮雲夢一場。歷盡艱難方證果。須知情網最難防。有朝跳出情天界。便逐波濤到上方。

話說。淸時有士人、姓賈名奉雉、平涼人也、讀書好學、力圖上進、乃一束身自好之士。

子建才華高八斗。江郎妙筆掃千軍。隨風咳唾生珠玉。擲地詞章作石金。研究典墳應有素。揮毫落紙等烟雲。文章自是高千古。涉世何難遇賞音。靑紫定應能俯拾。姓名不久即飛騰。那知典雅無人識。毀棄黃鐘瓦釜鳴。太息劉蕡偏下第。讓他豎子竟成名。明珠投暗誰能識。欲向天階訴不平。

忽有一日、遇一秀才郎姓、風神瀟灑、談得頗覺投機、

邀歸書室殷勤甚。把酒論文好縱談。西窗翦燭欣相叩。過不凡。取將平日雕蟲技。就正文壇絕不慚。八九元功磨鍊久。博他科第亦何難。郎君讀罷頻搖首。謂此難邀俗眼看。格調雖高遭際少。不逢識者術徒彈。還須降格方收效。古調於今久不彈。

吳江蘇宙忱潤例

蘇子宙忱少嗜書翰抗情希古復從陸廉夫先生遊書宗兩漢六朝融通四體故能下筆高渾超離迹象兼善鐵筆亦卓然成家近來以索書者踵門相接大有日不暇給爰爲改訂潤例如次『匾額』每字一尺二元二　二尺六元六　三尺十三元二　市招同　書箋紙及宣紙者均加半『楹聯』三四尺二元二　五尺三元三　六尺四元四　八尺六元六　長聯加半　龍門『堂幅』四尺四元四　五尺五元五　六尺六元六　八尺八元八　立軸同『屏條』每條三四尺二元二　五尺三元三　六尺四元四　八尺五元五『壽屏』每條五尺五元五　六尺六元六　八尺八元八　分書倍之『手卷冊子』每方尺二元二『團摺扇』每件二元二　小楷加半『碑版志銘及題跋』每件另議　以上分隸眞行草如例篆書倍之金箋加半先潤後墨約期取件劣紙不書『鐵筆例』（石章）每字一元（牙章）每字二元　字體過大一字作二字算過小不刻

收件處上海抛球場寶善街各大牋紙號　老垃圾橋貽德里吳江旅滬同鄉會　閘北虯江路義品里三百六十號　蘇州護龍街集寶齋碑帖店　閶門內河沿街三十五號

甲子春正月兪粟廬倪萊臣張仲仁費韋齋同啓

（義務郵筒）（徵求）

敝人現缺星華五日刊自第十期起至未期倘蒙現讓者願酬割金洋一元無錫布行弄王挹霞啓

（出讓）

啟者敝人現有紅雜誌出讓自第一期起至六十五期止如欲第一期起至五十期者亦可讓也願收者請開價格上海西門內倒穿衖靑六號張仲閣啓

特別啟事

本報自一號至五十號裝訂成冊者本埠售大洋一元外埠須加寄費一角預約諸君請於陰歷十一日起持收條至原定處取書可也再本報因經費支絀此項報紙概售現金恕不贈送尙祈與本報有關係諸君原諒爲禱

發行部啓

曼翁雜誌

居甬上、常聽歌、正女伶得勢時也、當地報紙之附張、亦排日刊劇評、互有好惡、大抵感情用事、或有嬲余作月旦者、輒笑謝曰、凡是鶯鶯燕燕者、何莫非天上安琪兒降世、但有唱贊美詩之分、若俗人臭口、妄肆譏評、豈不罪過、於是做贊美詩五章、其一小靈芝云、老夫愁思經春盡、來聽靈芝婉轉歌、不道靈芝歌婉轉、春愁尤比老夫多、其二李秀英云、亦狂亦俠亦溫文、定老之詩移贈君、不礙纖豪見英秀、何妨認取李將軍、其三盧翠蘭云、今有美人盧翠蘭、歌疑么鳳舞飛鸞、曲終有客愁難遣、簾外花飛春正殘、其四杜雲卿云、亦興亦賦亦堂皇、卓爾卿雲大雅章、我是揚州狂杜牧、題詩只解寵秋娘、其五陳桂林云、老夫往在桂林山、嬌媚乃如美人顏、今聽桂林低聲唱、山影秀宛嬌吭間、老夫綺障、又落言詮、吾友張虹公笑余倚老賣老、援筆和余五首、吾道不孤也、和作云、才調如翁老不妨、賞心第一是歌場、祗緣識得靈芝草、從此還童自有方、又褊翾翠袖舞腰斜、一曲幽蘭詠水涯、衹有梁棲春燕好、最憐少婦是盧家、又曲奏雲璈佇太淸、霓裳舞罷獨憐卿、若耶溪畔尋芳跡、（雲卿越產）一串珠喉白囀鶯、又延秋歌罷又經年、歌舞梨園別有天、秀髮英姿釵當弁、說如桃李門芳妍、又桂枝香唱細芳塵、林下風還遇美人、欲學陳思賦洛水、明珠翠羽想丰神、

近有夢想、欲物色一捧硯人、庶幾屬草時、不至如現在之懈怠、屢作屢輟、每每不能完篇也、但想像其人、紅袖添香、固有韻致、尤須具有定广詩所謂指揮小婢帶韜略者、或足振吾惰苶之氣也、

近聞有女伶、夜半報賊警、能拔壁間馬刀、單身逐賊者、可偉也、嘗觀其劇、牙旗大纛、挺身執長矛、雄武不可一世、聞某次躍高台、爲勢過猛、罹咯血症、氣猶不餒、不圖女孩兒家有此壯心、吾輩孱儒、合當愧死、

新騙術

（周觀天）

我有一個親眷、住在租界、他家有一個女兒、今年才十一歲、前天傍晚、在門口頑耍、忽有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問她道、『你的父親在家嗎、』她回道、『沒有在家、你問他做什麼』、那人道、『我欠你父親九塊錢、你可跟我到我家裏去拿、』她聽了這話、深信不疑、跟了那人就走、走到某處一個里巷口、那人忽站住告她道、『這裏歹人很多、你耳上的金環、快快卸下來藏在袋裡』、她也深信不疑、果然把金環除下、那人又取出白紙一張、替她把金環包好、交還她、她遂放在袋裡、跟那人走進里、沒有數步、那人忽又站住道、『我要小解了、你在這裡等我、』說罷、裝做出小解的樣子、往外就跑、這女孩子等了半天、不見那人蹤跡、也就回家了、她的父親回家後、把這樁事情告訴她、她父親覺得很是納罕、便道、現在在家裡了、不妨把金環仍舊戴上、他伸手袋裡、摸出那個紙包、拆開一看、嚇得目瞪口獃、原來紙包裡的、並不是金環、却是兩根鉛絲、

經濟大家之自述

（梔子）

余眷口繁多、大小男女脫換之衫褲襪子、若命浣婦洗之、所費太鉅、余每次將必需浣濯之衣物、積疊極多、乃命廚頭徧邀一村婦來、照例須試用三天、迨將應洗各物、盡數洗畢、乃以不合用三字、遣而去之、

余常置甕一個、灌以淸水、蓋覆嚴密、家人有放屁者、必坐於甕口、始泄其氣、久而久之、淸水與屁氣相融合、即成天然之肥料、可灌園蔬、余家人所恃以爲食者、即此甕也、

湖上一日記（續）

（大可）

余等出圖書館、復乘汽油船、至三潭印月、於橋亭上合攝一影、有數女郎、以小舟渡登鐵塔、命人攝影、可謂奇想、未幾返棹、泊西泠橋、遂謁岳廟、是廟近由浙中當道、捐資重建、崇垣傑閣、氣象一新、非復舊時之傾頹矣、廟中楹聯雖多、佳構絕少、某君取武穆語『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及文山詩『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日星、』紐成一聯、尚能穩愜、餘則官樣文章、不復憶矣、出岳廟經蘇小墓、憑弔久之、皆不勝情、時已亭午、乃相將返、及抵廬中、則孫漱石姚鵷秋胡寄帆諸丈、嚴栽如郁元英諸君、皆已先至、少須戴鶴皋丈亦至、又有不速之客一人、爲兄夢老之公子小宋、諸人相見、握手歡然、潤生錦棠、亟命進餐、余與鏡廬尖瓜、各斟紹酒一壺、席間羣議先至玉泉、再由玉泉至靈隱韜光、夢老衆人、乘車先往、余與漱丈寄丈及鏡廬四人、決意步行、迤入、且談且行、忘路遠近、鏡廬衣綿袍、至是熱甚、乃如淵明之短褐焉、過岳墳、迤邐而西、野花破徑、好鳥迎人、少頃抵玉泉、夢老潤生、茗候已久、余等略憩片時、擬至靈隱、出門、忽失寄丈所在、返身覓之、得於方丈、蓋正與長老打禪機焉、鏡廬因事、先歸滬上、余等三人、仍步行往、途中大竹蔽天、流泉滿地、風景之幽、似尤勝玉泉也、（未完）

旅飯去廣見

（禹鋒）

春意衝襟暖客房。東風吹上夜來粧。馬滕花發盈盈見　月樹雲多宛宛藏　樓外漏更微到枕。梁間燕語是何鄉。微憐白袷狂無奈。取次分燈夢楚襄。

切口大詞典

（天猿尤頑石）

海上某書局、請了幾十位老白相、編一部書、叫做全國各界切口大詞典、告白上說、老白相到處可以佔便宜、本局所以出這部書、以造成老白相爲宗旨、使人家看了都變做老白相、都可以佔便宜了、海上雖然無奇不有、但是這種書究屬少見、老白相就是流氓的別名、這部書既然是以造成老白相爲宗旨、那末就是造成流氓了、倘使全國的人、都因爲看了這部書、變了老白相、豈不成了流氓國麼、況且人人都變了老白相、擺出老白相的架子、你也想佔便宜、他也想佔便宜、到底佔了誰的便宜哩、唉、這種書簡直是盜賊速成大觀罷了、

品泉室譚藪

（孤鴻）

洪秀全當未起事前、與楊秀清等聯成一律云、自古英雄志不同、挺將赤手補天公、乘風立破三千浪、濟世誰憐百萬鴻、筆上眉痕刀上血、心如鐵石氣如虹、人間多少不平事、盡付龍泉一揮中、識者早知爲李自成張獻忠一流人物、

下南唐傳奇、載趙宋女將劉金定事、而宋史則失載、金定壽州人、聘於高、高與宋營別部將、時與太祖被圍壽春、劉聞難、將兵往救、兵潰身亦死、予謂金定即因夫而奮身赴難、其節已有足傳、乃其功在社稷、奈名僅見於傳奇也、相傳壽春北之梳裝樓、爲金定理裝所、今亦無跡可尋、

、江淹僕本恨人、蓋其萬縷愁懷、一腔孤憤、有令人泣下沾襟者矣、

漢書疏廣傳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世人日事積財、以遺子孫、不知子孫賢而智者、小則損其志、大則成其蕩、子孫愚而暗者、小則養其惰、大則益其過、既乏學識、終鮮閱歷、非受騙即受愚、非傾家即蕩產、或致輾轉流爲乞丐、盜賊、爲父母乃欲貽愛之、而適反害之也、奈之何其至今猶多不悟也、

笑話

（蓀擘）

一個問路的人、路上遇著個禿子、便喚道、禿子、由這裏到某處還有多少路、禿子很不自在的答道、大約有幾十丈罷、問路的道、原來你們這裏的路、是講丈不講里的、禿子道、你是講里（理）的、不喚我做禿子了、

隨手拈來

（吳夏伯）

人生墜地即痛哭、蓋人世間憂患隨之俱來也、識字原爲憂患之媒、轉不若瞽者聾者之不見不聞、反得無愁無慮、吾人生此惡濁之世、俯仰天地、感懷時事、社會之文明難睹、過渡之劫運莫避、觸目悲觀、迄無寧日、誠不若痴珠所言、一棺附身、萬事皆已之爲愈也、惜前謂地球消滅之說、不能現之事實、爲可憾矣、吾人日對此亂離之世界、破碎之山河、尙復有何眷戀、佛說衆生入於魔道、轉由兜率之天、庶幾爲安樂之日、古人阮籍猖狂、楊朱歧路、范文惟求速死

如是我聞

吳鐵庵此次偕其母由京來滬、道出甯垣、以烟案被逮、母子雙雙、均捉將官裡去、亦舞台急托人赴寧打點、罰鍰若干、始得釋放云、

北京新明劇場連來數函、催綠牡丹回京、（綠來滬時、與新明已訂有合同、約於陰曆三月底回京、）別有某戲園以金仲仁之介紹、遣人秘密來滬、與綠接洽、但綠在第一台、訂有合同三月、一時不能脫身、大約合同期滿、即須北上矣、（聆）

□勘誤　上期本報登載妙聯偶述一則、其中『允之』二字、係『允文』之誤、虞忠肅公允文、即采石磯大破完顏亮之書生英雄也、

社會小說　奈何天（五十六）

（吳門程瞻廬）

第七回　白頭翁情深舐犢　紅粉女曲拒求凰

話說溫旅長遣發來的軍士們、提不到魏士賢、定要把儒齋抓到公館裏去問話、儒齋聽說要吉打軍棍、嚇得渾身發抖、只是苦苦的央告道、列位當差的、一人做事一人當、小兒闖下的禍、須不和我相干、我只把他細送到公館裡便是了、軍士喝道、要細便細、怎麼你去了多時、還沒有把魏士賢找到、儒齋道、一時找不到、遲早總得找到、請列位定下一個三天的限期、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拍一的響、着着實實的一下耳刮子、早打得儒齋七葷八素、連眼鏡都打落在地、（可憐三句古文調、只換一下耳刮子、）儒齋又羞又憤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是秀才出身、蒙欽命江蘇督學部院李大宗師、取入縣庠第三十五名入泮、便有了錯失、也得發學戒飭、你們赳赳武夫、不該把我念書人來侮辱、秀才爲宰相之根苗、是可辱也、孰不可辱也、……